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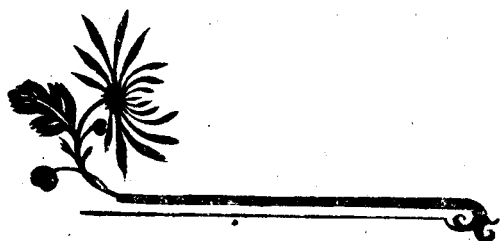
七 場 話 劇

火焰千里

HUOYAN QIAN LI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張家口鐵路地區
職工業余創作組 編劇

火 焰 千 里

HUOYAN QIANLI

百花文藝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七场话剧。

一九二二年，京綏鐵路沿綫弥漫着軍閥混战的烽火，鐵路工人苦难深重，掙扎在飢餓綫上；但是那些老爷和官僚軍閥們却終日驕奢淫逸，帝国主义魔爪一齐伸向中国这块肥肉。这时，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派何孟雄同志到张家口，领导鐵路工人成立京綏全綫車务同人会，提出“爭平等、爭自由、爭人权、爭待遇”的口号，掀起了全綫大罢工。经过艰苦斗争，反动统治者慑于工人的团结，终于忍痛接受保障工会、补發工资等十一項要求，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这个剧本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这一场英勇斗争。

火 焰 千 里

张家口铁路地区职工工业余创作組編劇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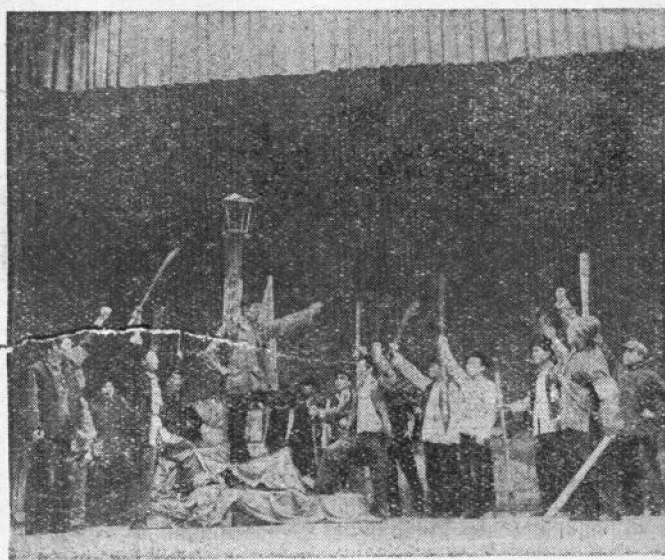
开本 737×1032 紙 1/32 印張 3 3/8 字數 61,000

1962年2月第1版 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2,000

張家口鐵路地區職工業余話劇團演出《火焰千里》劇照



① 地下黨的負責人何孟雄和同人會計謝雲工。



② 同人會會長李玉山向工人們宣布罷工開始，并講解罷工目的，宣布罷工紀律。



③ 京綏全綫罢工开始了，察哈尔都統府的軍隊包围了张家口車站威逼工人開車。

④ 伪京綏鐵路局局長余舜花言巧語要工人复工，被工人代表一口拒絕。



⑤ 在艰苦的斗争中，二虎和二妞的爱情逐渐成长。



人 物 表

- 李 玉 山 同人会会长，扳道夫。三十八岁。共产党员。
- 何 孟 雄 中国劳动组合書記部派张家口組織工运者，剧中以交通
总长特派員身份出現。二十五六岁。共产党员。
- 刘 宝 生 同人会副会长，鈎夫。四十多岁。共产党员。
- 二 虎 查道工。李玉山之子。二十来岁。
- 王 彪 电报員。二十多岁。共产党员。
- 赵 忠 扳道夫。五十多岁。
- 张 启 發 火車司机。三十多岁。
- 二 妞 赵忠之女。十七、八岁。
- 赵 妻 赵忠妻。四十六、七岁。
- 李 妻 李玉山妻。三十五、六岁。
- 閻 貴 工人。十九岁。
- 旅 客 若干人。
- 大 学 生 女，北京大学学生。二十多岁。
- 老 太 婆 五十多岁。
- 孙 女 十四、五岁。
- 旅客商人 五十多岁。
- 工人群众 若干人。
- 妇女群众 若干人。
- 林 段 长 名靜斋，张家口車务段段长。四十多岁。

林姨太 名幸文，林段长的姨太太。二十七、八岁。

楊 旺 工头，林姨太远房弟弟。二十六、七岁。

孟參謀长 察哈尔都統府參謀长。五十多岁。

余 莽 京綏鐵路局局长。曾留学美国。四十多岁。

赵 功 火車司机，工贼。二十五、六岁。

周 副 官 察哈尔都統府副官。四十五、六岁。

連 长 都統府駐站头目。四十来岁。

伪 軍 若十名。

馬 弁 孟參謀长的馬弁二名。

女 秘 書 曾留学日本。二十五、六岁。

山 本 日本駐察哈尔領事。四十来岁。

候 人 四十来岁。

伪 警 三十多岁。

第一場

時 間 1922年炎夏午后。

地 點 張家口車務段林段長公館客廳。

〔幕启時，二妞收拾桌子。楊旺翻賬折、打着算盤。外聲：“孟老爺到！”〕

二 妞 (向內)老爺，客到。

〔馬弁二人隨孟參謀長上：楊旺恭立。林段長自內上。〕

林段長 哎呀！大哥，叫我这份等，快請屋里坐。

〔林姨太自內上。〕

林姨太 大哥請！

〔众下，只留楊旺、二妞。幕后傳出笑語聲，留聲機放着京劇。二妞站桌旁揩茶碗，若有所思，楊旺仍翻念賬折，打着算盤。〕

楊 旺 二八一十六，四七二十八，八去二进一。（斜了二妞一眼）怎么总是愁眉苦臉的，二太太看見了又該說你了。喜欢着点儿。咱們公館今天可非同往常，（二妞不睬）請來的是交通總長派來的特派員，還有都統府孟參謀長；可要多加點小心。伺候好了說不定老爺甩個一塊兩塊的，伺候不好小心二太太的擰把子。（摸二妞臉蛋，二妞怒躲）

喝！別覺着是二太太的紅人我就動不得，（湊近）
趕明兒我就要跟老爺提提咱倆的事啦！（動手）

二 妞 （怒）胡說，你再動手動腳的，我就去告訴太太。

楊 旺 （不以為然）你說的是我表姐嗎？嘿嘿！你告訴一個我看看。

〔林姨太上。

林姨太 （懶洋洋的）楊旺！

楊 旺 姐姐。

林姨太 （看楊旺和二妞）公館里有客人，怎麼總是招貓斗狗的。

二 妞 （委屈的）太太……

楊 旺 （搶先）姐姐，我叫她收拾茶桌，這丫頭總是磨磨蹭蹭地。（看林姨太）您又抽大發了吧？二妞！還不快給太太端水果來。（二妞氣虎虎下，楊旺給林姨太點煙）

林姨太 （瞪楊旺一眼）楊旺！這幾天又進了多少款子？

楊 旺 我剛算完，（念折）華興車站車皮三十輛，二百八十塊；聚興布庄六七四百二十塊，一共七百。

林姨太 這個月段長又給太太寄了多少錢？

楊 旺 （比手式）五百。

林姨太 啊！這麼多？！越來越不像話了。（二妞捧水果上，吓了一跳，復入內）

楊 旺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多麼想不開呀！常言道：守着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只要咱們心一活動，

就落他个千儿八百的，又何必伤这份和气哪。

林姨太 (不信) 哼！說的倒好听。！

楊 旺 (回头看一下屋內) 我只要少落兩笔賬，就够姐姐花的了。

林姨太 (激动地) 得了吧！誰不知道你这几年又买房子又置地的。

楊 旺 姐姐！別提了。我那几十間倒霉房子，都让那群穷工人占着，哪儿收房錢去，死賬一攤！哎……

林姨太 又哭穷是不是？姐姐又不跟你借，也不挡你的道，只要你想着点姐姐就行了。

楊 旺 我在鉄路上混这份差事儿，还不是全靠姐姐扶持。放心吧，我忘不了哇。不过……嘿！姐姐，您得扶持到底呀！

林姨太 怎么，又想出什么招儿来啦？

楊 旺 是这么回事：如今站上不是不开支嗎？怕工人捣乱，每天多跟粮棧收着一笔錢，給工人分几大枚生活費。我想这些工人，有这几大枚也活不好，沒这几大枚也死不了，干脆把这笔錢扣下来归我，姐夫要問，您給兜着点就行了。

林姨太 (顧慮) 那……工人要問怎么办？

楊 旺 这我早想过了。特派員不是下来了嗎？工人要問，就說这笔錢不合法，上司不答应，所以一律取消，工人上哪儿打听去？这叫死无对証。

林姨太 (仍不放心) 我看不牢靠，如今工人可不是好惹

的，少去搗馬蜂窩吧！

楊 旺 這年頭，撐死胆大的，餓死胆小的。（提醒）哎，
姐姐，姐夫那批烟土一回來，可老了鼻子啦！

林姨太 （觸動心事）別作夢羅！（楊旺不解）那批烟土在
北京被扣了，你姐夫正托余局長想辦法哪。唉，
真沒想到，前幾天交通總長突然派個特派員來，
你姐夫急得要命。

楊 旺 怪不得這幾天總是愁眉不展的，鬧了半天是這麼
回事。（自語）哎，我該看看酒席去了。（下）

林姨太 （向內）二妞，拿梳子來！（二妞上，幫林姨太梳頭）
二妞，你看好看嗎？

二 妞 （心不在焉）啊！

林姨太 二妞，你媽的病好点了嗎？（二妞搖頭，拭淚）趕
明兒叫楊旺給你支半塊錢，先給你媽抓劑藥，別
成天哭哭啼啼的。我不喜歡。（二妞止哭）人嘛，
總得知足，如今你有吃有穿的還要怎麼樣？

二 妞 太太……

林姨太 （一笑）趕明兒再給說份好人家，這一輩子就有
靠了。

二 妞 （無主地）太太……

林姨太 （拉二妞手）只要你好好的伺候我，總不會叫你吃
虧。

二 妞 我媽有病，我想回家看看去。

林姨太 （不悅）你這丫頭就是不識抬舉不是。公館里有

事，你請假。（二妞失聲哭出）不准哭。

（幕後笑聲，林段長、孟參謀長、馬弁由內出。二妞拭淚正襟，侍立一旁，馬弁遞毛巾。）

孟參謀長 好烟膏，好烟膏。（拭面後把毛巾交給二妞）哪兒討換來的？

林段長 這是我托成記烟館從西口弄來的，大哥要是喜歡的話，我馬上派人送過點去。

孟參謀長 不，不，不用了！

林段長 一定送去，一定送去。

孟參謀長 那我就先謝過了。哎！靜齋，不光烟好，素文燒的手藝還真不錯。（看林姨太，林姨太笑）

林段長 大哥不嫌怠慢，就請多多光臨。

林姨太 請大哥比請諸葛亮都難。

孟參謀長 我早就要出來，可我又得忙衙門行政，又要忙軍運，真是不可開交。

林段長 不是事關重要，我也不願驚動大哥，小弟做點買賣，在北京出了事。

孟參謀長 什麼人扣的？

林段長 緝查隊。

孟參謀長 他們的鼻子可真够長的，還不是想撿點洋落。你托出人來了嗎？

林段長 正托余局長辦着哪。可偏在這個節骨眼上，交通總長忽然派下人來。

孟參謀長 這你就沉不住氣了！

林段长 另外，这几天，工人也很不安稳。

孟参谋长 这倒是件大事，直奉战争目前关键在于西北战场。这几天我军失利，前方吃紧，救兵如救火，近来军车屡次延悞，张都統一再下令追查，不是我压着，恐怕你这段长……

林段长 多謝大哥护庇。军车延悞固然小弟难辞其咎，不过铁路欠薪过久，工人有所借口，只凭段长职权很难压服工人。

孟参谋长 你们铁路和地方从来是各自为政，许多事情不便过问；不过延悞军车，事关大局，这回都統深为不满。

林段长 大哥，如今是军事时期，军政、路政还不是一件事情；再加上我们之间的交情，就不能再分彼此了。

孟参谋长 既然賢弟说到这里，那我只有效劳了。（向馬弁）张德功！你通知周副官，指派一个連駐站，有事听站长調遣。（馬弁应下）

林段长 （向林姨太）大哥真是军人本色，作事豪爽果决。

林姨太 大权在手，誰敢说个“不”字。

孟参谋长 （得意）不是我說大話，有孟某在，就不准有人在铁路上捣乱，到时候只要你說話，槍杆子嘛，有的是。

林段长 （感激地）大哥这可除了我一塊心病，有这一連人，工人就得由咱們摆布了。

林姨太 这两天可把你兄弟给愁坏了。

孟参谋长 静斋！你说的这位特派员，究竟是什么样人物呢？

林段长 听说是到部不久，刚从大学毕业。

孟参谋长 (有所思) 大学生……他又和历次派来的大员有什么不同呢？

林段长 大哥，您是知道的，余局长是我的老上司，各方面都有个关照，每次有事总是局里那帮稽查出来敷衍敷衍，一应酬就走了，这回偏偏由总长派下人来。(补充) 据可靠消息，明为特派员，真实身份却是密查员。

孟参谋长 (沉思) 交通总长派来的密查员……

林姨太 可不是吗！

林段长 我请了三次，才答应今天来。

孟参谋长 你认为他出来，和你的事有瓜葛吗？

林段长 那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还有，要按一般惯例，稽查出来总是先找段长，可是这位老兄一来就住旅馆不见客人，却又和工人说过话。(不安)

孟参谋长 和工人说话。(笑) 工人又怎么知道段长走烟土的事？

林姨太 要不就是站上的事叫上司知道了。

林段长 (瞪林姨太) 站上什么事？你懂什么！

孟参谋长 会不会有人想拆你的台？

林段长 小弟也不是不懂官場交際，我從來未曾得罪過什么人哪！

林姨太 哎呀！你還是好好想想吧，別一百八十个不在乎了。（林段长无主）是不是調查工人搗亂的？（林段长摆手）

孟參謀长 也有道理。近來全國各地工運學潮此伏彼起，京綏工人不穩，總長也必有耳聞，當然不能置之不理。

林段长 （仍疑慮）情況複雜，（喟嘆）如今官場差事真不好混，也許今天正飛黃騰達、青雲直上，明天就淪落天涯、走投無路。

孟參謀长 你是怕他摘掉你的烏紗？

林姨太 光愁有什麼用，還是求大哥給想個辦法。

孟參謀长 我倒可以從旁獻計。不過棋嘛，還得你自己走。靜齋，你做什么打算呢？

林段长 俗語說“錢能通神”，只有破費一下求個人情。

孟參謀长 恐怕這位大學生初出茅廬，不懂官場習慣，偏偏不吃這一壺，你又怎麼辦？

林段长 那我只有求余局長在總長面前走動走動。

孟參謀长 遠水不解近渴，他要給你來個下馬威，先斬後奏呢？

〔林段长、林姨太對愁，孟參謀长哈哈大笑。〕

林姨太 哎呀！大哥，什麼時候了還開玩笑。

林段长 大哥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到時候只要都統關照一

下，我想总长也得留些情面吧！

孟參謀長 老弟倒真會順杆爬，不過這人來得蹊蹺，行徑古怪，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樣簡單。

林段長 您的意見是說……這裡邊另有文章嗎？

孟參謀長 我們不妨再從大處推測一下：自從五四學潮以後，國內情勢一直是風雨飄搖，各界思想錯綜複雜，鬧得國內烏煙瘴氣，禍亂不已，叫人提心吊膽，防不勝防。

〔林姨太越聽越不懂，厭煩地下。〕

林段長 國內情況，確是如此，不過……

孟參謀長 不過什麼？交通總長派來的是不是……？靜齋，你想的太單純了。如今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林段長 我們既未見其人，又沒聽到更多的情況，這樣猜測豈不是捕風捉影？

孟參謀長 (一笑) 好在我們耳目靈通，諒他也不是齊天大聖臨凡，逃不出我們的手心。(看表) 哎，靜齋，時候不早了，你是不是親自接接這位特派員去？

林段長 好吧，二妞把衣服拿來。(二妞拿衣上，林穿衣) 大哥您先坐，我去去就來。(下)

孟參謀長 (踱來踱去，二妞收拾茶具) 把報紙拿來。(二妞取報紙上，復下，孟參謀長看報，忽發現，念) 警察局在北京清華大學逮捕赤色分子二十名，北京十六

日訊。（自語）大学生……

〔林姨太悄悄上。〕

林姨太 哟！大学生又把孟大人怎么啦，

孟參謀長 （見四下无人）哎呀，素文哪，真想不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晚香玉，一变而为段长夫人，真是鯉魚跳龍門！怎么，早把老朋友給忘了吧？（拉林姨太）

林姨太 当大哥的也应该放尊重些，这地方人多眼杂，你也該替我想想。

孟參謀長 別假惺惺的了。

林姨太 你們男人沒个有良心的，那年說的好好的，要我等你，你要把我接出去弄“小房子”，可是后来沒信了！

孟參謀長 打仗啊，抽不出身子来呀！我的素文……

林姨太 別动手动脚的，沒良心的。（二妞端茶上，見狀退下。林姨太急閃开。幕後報：“特派員到！”）看你……

〔孟參謀長急入內室。林段長上。何孟雄上。〕

林段長 請，請！

何孟雄 （四顧片刻）好一个幽靜所在，樓台亭閣，鳥語花香，真是人在畫中。要不是听到兵車和槍聲，几乎疑是世外桃源。林段長真是風流瀟灑之士。

林段長 哪里，哪里，特派員光臨，頓使庭院生輝。（介紹）这是何特派員，这是小妾。請坐，素文看茶。